



中国古诗词中的鸟类学

撰文 李忠秋

最近，给本科生讲授“鸟类学”。在准备第一次课“中国鸟类学简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没有系统的鸟类学研究，但关于鸟类的文化却是绵延不绝，除了诸多久远的传说、著名的画作之外，诗词中也蕴含了大量的鸟类学知识。这其中，纵然有不少的谬误，但赋情于鸟，以鸟喻人，也给我诸多启发，特摘其二例举于此。

诗经

春秋时代的《诗经》（距今约3 000年），不仅广泛地反映

西周前、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社会面貌，而且确认鸟类有35种，其中有水禽、猛禽、攀禽和鸣禽。我列举其二，并加以解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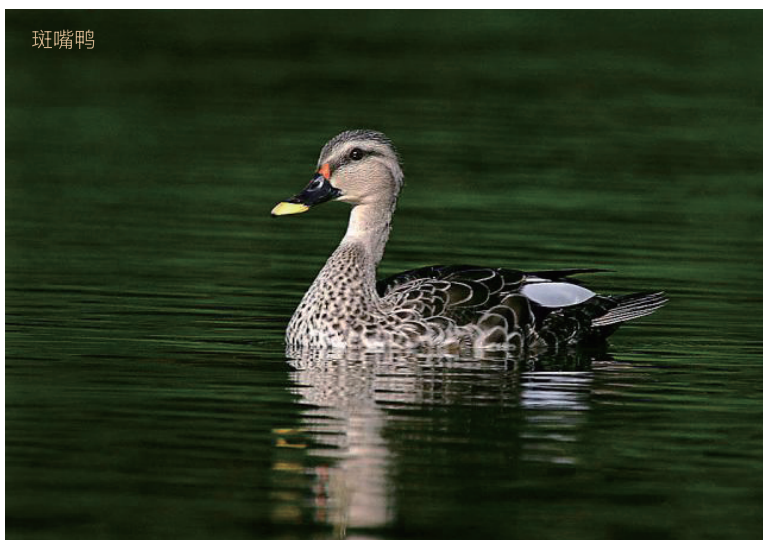
这句话或许是《诗经》中最著名的诗句，歌颂了周文王与浍川美女太姒之间的纯真爱情。

“关关”鸣叫的雎鸠，栖居在河中沙洲善良美丽的姑娘，是好男儿的好配偶。什么是“雎鸠”，根据古文，“鸠”是鸟的代称，而“雎鸠”指生活在水边的鱼鹰。

从现代鸟类学的理解而言，鱼鹰应该就是鸮，某些地方也可能指鸬鹚，这两类虽然靠近水岸生活，但总觉得不合意境。毕竟，歌颂的是爱情，用不甚靓丽的鸬鹚不合适；而鸮作为猛禽，更多是盘旋于水面之上或者停歇于水边树上，用“在河之洲”来形容，感觉也不甚合理。

那么会是哪种水鸟呢？我们都知道水鸟包括游禽和涉禽，而涉禽中的鸬鹚目鸟类很多都是一雌多雄，况且鸬鹚目鸟类相貌平平，必然不是歌咏的对象；涉禽中的大型种类，如鹭类，又多在树上营巢，也很少

斑嘴鸭



一夫一妻地聚集在河边一起活动，因此，应该也不会是鹭。那么据此推断应该就是雁鸭类，雁鸭类多一夫一妻，喜欢在开阔的平静水面活动。“关关”是

指鸟类出的声音，那么什么鸟发出的声音是“关关”呢？关关，单音节的重复，而且似乎也缺乏足够的高昂，所以我推测，这里的“关关”可能是“呱呱”的

音，也就是鸭类而不是雁类。

进一步推测，潜鸭类以及小型的绿翅鸭类通常都无声或声音尖细，明显不是“呱呱”的声音，而且古人识鸟的水平应该有限，能够分辨的估计只是常见的几种，那么应该就集中在绿头鸭、斑嘴鸭，以及古人常常崇羨的鸳鸯上。先说鸳鸯，鸳鸯一般都比较安静，即便出声，也是短脆的哨音，因此应该可以排除。至此，我的推论就是，睢鸠应该就是绿头鸭或者斑嘴鸭之一。这两种都是常见种，也是我们家鸭的祖先，雌性的叫声也颇有“呱呱”的意味。当然，具体是哪种，估计还得结合此诗的背景如地点、时间等来分析了。

绿头鸭 摄影 / 钰霖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

这句话出自《小雅·黄鸟》，
“黄鸟呀黄鸟，不要聚集在楮
树上，不要啄我的小米”，反映
的是流落异乡的人，备受欺凌，
渴望早日回家的情境。这里的
黄鸟是哪种鸟呢？既然都说了是
“黄鸟”，自然是黄色的鸟，因
此，有人认为，应该是黄鹂，在
我国分布最广最常见的就是黑
枕黄鹂了。

然而，我觉得并非黄鹂。因
为黄鹂为食虫鸟，主要食物为鞘
翅目、鳞翅目、直翅目等昆虫，
而并非谷物，如诗中的小米。诗
中还有另外两句，“无啄我粱”、
“无啄我黍”，说的皆是谷物，
根据食性差异，这里的黄鸟必
然不是黄鹂。

那么体色是黄色，停歇在树
上，又以谷物为主要食物的鸟是
哪种呢？这个基本就没有悬念，
非黄雀莫属了。黄雀，生活于山
地、丘陵和平原地带，以多种
植物的果实和种子为食。主食
赤杨、桦木、榆树、松树等的果
实、种子及嫩芽，也吃作物和杂
草种子以及少量昆虫。

唐诗

说到古诗，自然少不得唐
诗。而唐诗数量甚巨，据不完
全统计，有接近50 000首，其
中涉及鸟类的也相当多。北京
南海子麋鹿苑的郭耕老师曾经
翻阅一万多首唐诗，其中有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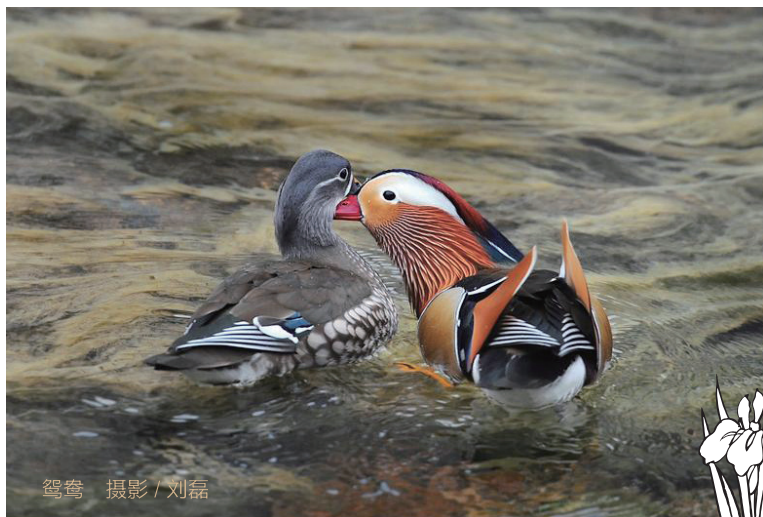


黑枕黄鹂 摄影 / 彭新



黄雀 摄影 / 沈强





鸳鸯 摄影 / 刘磊



多首均涉及鸟类，他精选其中300首，出版了《鸟语唐诗三百首》。由此可见，鸟类也是唐朝诗人歌咏的重要对象。下面，我就按照各大类群，分别择一讲讲。

游禽：鸳鸯

长安古意

卢照邻

.....

借问吹箫向紫烟，
曾经学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辞死，
愿作鸳鸯不羡仙。

.....

卢照邻的这首诗，描绘了古长安的种种繁华景象，其中“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更是成为歌颂忠贞爱情的名句。如果能够像比目鱼一般

永不分离，即使死又如何；如果能够像鸳鸯一般厮守一生，即使让我做神仙也不愿意。诗人的比喻是好的，但其实鸳鸯并不忠贞。

鸳鸯隶属于雁形目鸭科鸳鸯属，为一种小型的野鸭，越冬于华南，繁殖于东北。鸳鸯多在水边的天然树洞中营巢，每窝可产10枚左右的卵。因雄性鸳鸯羽色艳丽，且常常与雌性出双入对，因此古代常常把鸳鸯作为忠贞爱情的象征。然而，现代的行为生态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单配制鸟类中的85%以上都存在婚外交配，也就是多数都存在“二奶”“二爷”或者“三奶”“三爷”的情况，鸳鸯也不例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鸳鸯的喜爱，即便只是作为一个符号，鸳鸯也给我们的文化增添了诸多色彩。



涉禽：丹顶鹤

秋词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宵。

如果说鸳鸯是爱情的象征，那么丹顶鹤就应该是长寿的代名词了。丹顶鹤，无疑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最知名的一个物种。诗中有，画中有，传说有，神话也有，甚至在清朝由九种鸟类代表的九品官服中，丹顶鹤也高居一品，这就可见丹顶鹤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首要地位。

刘禹锡在《秋词》中，抒发



猎隼

了自己对秋日的喜爱，丹顶鹤直飞云上，诗人的情怀也跟着丹顶鹤飞入云霄。从这里，我们甚至还能推测出诗人当时的一些背景。既然是秋日，自然是丹顶鹤从东北迁往南方越冬的途中，也就是10月到11月。按照目前已知丹顶鹤的迁徙路线，我国丹顶鹤主要是沿扎龙、盘锦、黄河三角洲再到盐城。当然，古代应该还包括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石臼湖等地。因此，诗人写这首诗的地点应该是在长江中下游，时间应该在11月左右。

猛禽：鹰

放鹰

白居易

十月鹰出笼，草枯雉兔肥。下鞬随指

顾，百掷无一遗。

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本为鸟

所设，今为人所资。

孰能使之然，有术甚易知。取其向

背性，制在饥饱时。

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饥则力

不足，饱则背人飞。

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縶维。所以爪

翅功，而人坐收之。

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鄙语不

可弃，吾闻诸猎师。

白居易的这首诗，应该是借训鹰来隐喻君王治国之道。鹰类属于隼形目，昼行性猛禽，通常都具有强健的喙、锋利的爪，以及高超的飞行技能，是自然界的空中霸主。那么对于这种凶猛的鹰隼，驯养的关键在



苍鹰

于控制它的饥饱，不能使它长期饱食，那样就失去了捕猎的动力；也不能使它长期饥饿，那样就没有搏击的力量了。圣贤的君主，对于文臣武将的管理，也应该如此。我对猛禽不甚熟悉，不过按照诗中第一句“草枯雉兔肥”来看，这里的鹰应该不会是小型的隼类，估计至少应该是猎隼、苍鹰之类的了。

陆禽：白鹇

黄山白鹇

李白

请以双白璧，
买君双白鹇。
白鹇白如锦，
白雪耻容颜。
照影玉潭里，
刷毛琪树间。

……

我国是世界雉类分布的中心，红腹锦鸡、白鹇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白鹇是东亚的特有鸟类，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南各省。修长的洁白尾羽，悠然的林中漫步，是以自古就被称为林中仙子，也是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

诗中李白对白鹇的描述，颇为贴切。白鹇的白，白雪看了都自惭形秽。以水为镜，以树为梳，多美妙的神仙生活。只记得2003年在武夷山九曲溪顺流而下进行鸟类调查，看到岸边闲庭信步的白鹇，颇让人艳羡不已，



红腹锦鸡 摄影 / 彭新

得如此鸟，夫复何求，这其实就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生活。可惜，浮躁的社会，浅薄的追求，让我们过着越加窒息的生活。



白鹇



大快朵颐的乌鸦 摄影 / 邢勇





攀禽：戴胜

题戴胜

贾岛

星点花冠道士衣，
紫阳宫女化身飞。
能传上界春消息，
若到蓬山莫叙归。



采食的戴胜 摄影 / 独尊

戴胜，也是诗词中常见的鸟。戴胜为佛法僧目代表物种之一，头顶有醒目的羽冠，平时褶皱倒伏不显，受到惊扰时瞬间展开，如同一把折扇。戴胜为著名的食虫鸟类，蝼蛄、步甲、蛴螬，都是它们喜食之物。不仅如此，戴胜适应能力极强，分布广泛，即便在海拔5000米的可可西里，仍旧能见到它的身影。

贾岛在诗中赋予了戴胜春之使者的称号。是啊，春天一到，就看到戴胜在草地上左啄啄、右挖挖、快快乐乐地找食吃。只可惜，戴胜的窝实在太臭，实在对不住它这身修行道士的行头。

乡秋夜图。在此诗中，乌鸦只是作为一个中性描绘的对象，而更多的情况下，乌鸦常被看做不祥之鸟。虽然也有人给它平反，而且现代生物学已经证明乌鸦聪明到可以学人语、用工具，但它为人厌烦的形象仍旧深入人心。这也不奇怪，它们聪明到白天出城觅食，夜晚归来随地排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关于鸟的知识也甚为丰富，恐怕远不是这一篇小文所能梗概。这里也只是粗略采摘、浅尝辄止，权作为引玉之砖了。■

作者简介

李忠秋，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麋鹿、丹顶鹤等珍稀动物行为生态学及保护生物学研究。

(责编 桑新华)

鸣禽：乌鸦

枫桥夜泊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枫桥夜泊》是一首名诗，月亮、乌鸦、枫树、渔火，诗歌从很细小的景色入手，绘制了一幅朦胧静谧、清冷幽美的江南水

